

“自我”的回归之旅 ——《双鱼星座》的心理学解读

袁田野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双鱼星座》是徐小斌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对主人公“卜零”的塑造具有心理深度,通过聚焦人物的内心世界,传达卜零对镜像、梦境、空间的心理体验。文章主要从精神分析入手,呈现这一女性形象从“自我迷失”到“回归自我”的精神历程。

关键词:徐小斌;女性文学;《双鱼星座》;卜零;精神分析;镜像;梦境;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7)03-0072-05

20世纪90年代,文坛涌现出了一批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女性作家,她们避开宏大的历史叙事,用别具一格的语言书写女性的私人生活和生存困境,徐小斌便是其中一员。1995年,辗转于生活困境中的徐小斌发表了《双鱼星座》。次年,这部作品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双鱼星座》中的主人公形象“卜零”历来是批评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批评都以人物所处的性别文化语境展开,而从个体出发探讨女性人物心理的研究则很少。本文主要借鉴精神分析理论,从镜像、梦境、空间三个层面进入人物的潜意识领域,解读人物从迷失自我到回归自我的精神历程,呈现作者的女性意识和作品的心理学意蕴。

一、自我的认知——镜像阶段

镜像,在小说中多次以卜零的视角出现,它既是卜零审视自己的特殊视点,又是卜零心灵的外在投射,它一层层剥露卜零潜意识的自我,一步步催化着卜零的心灵发生变化。叙述者第一次聚焦于女主人公卜零时,她正仰望双鱼星宫。星星陈旧的颜色,是她黯淡的心灵在外在世界的投射。以星座作为定义自我的依据,呈现了卜零对自我认知的不清晰。

与这一阶段相应,她对自己外在形象和身体的认知同样一片空白。在菲勒斯中心的社会观念中,女性的身体不属于自己,是被物化并由男性支配的。这一社会文化使女性本能的性欲成为禁忌,也遮蔽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卜零极具典型性,她依赖于通过别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的外表,对自身一无所知。她对自我认知的突破,归因于一本分解女性身体部位的书,好奇心驱使她对着镜子探索自身,这一行为类似于处于心灵成长的镜像阶段的婴幼儿,对着镜子认识自己。

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人类初次将自身称为“我”的阶段,虽然镜像提供的是一种虚幻的主体,但却是唤醒自我,使自我走向成熟的必经阶段。自我在镜中的映像给予了卜零近乎自恋的幻想,她将自己的祖先幻想成公主或者美丽的舞姬。借助镜子对身体进行的探索则唤醒了被

收稿日期:2017-04-22

作者简介:袁田野(1994—),女,江西萍乡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女性文学研究。

引文格式:袁田野.“自我”的回归之旅——《双鱼星座》的心理学解读[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3):72-76.

她压抑的本能情欲，“这躲避着的就像关闭在铁窗里的囚徒一般有机会便越狱逃跑”^{[1]8}。清醒之后，她却自厌地把镜子打碎。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以山鸡与犀牛为喻，谈到人在照镜子时存在自恋与自厌两种情绪，他认为二者同根，皆是由人的“我相太甚”所致。无论自恋抑或自厌，都是自身对“我”这一存在的意识。卜零的自厌与自恋同时出现，意味着自我意识的初步觉醒。

随着卜零的潜意识自我浮出水面，镜像又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小说写到卜零隔着水晶球与巫师对话，巫师通过水晶球里的神秘图案读出卜零的内心欲求；卜零则由水晶球返照出的光影看到自己深藏的潜意识欲望。阿妮埃拉·嘉菲在心理学著作《视觉艺术中的象征主义》一文中认为，圆形或球形的视觉形式是人潜意识自我的投射，象征着心灵的内容。此处，水晶球即可视作卜零自我意识的象征。

镜像在小说中的第三次出现是在卜零的幻想中。石送卜零去出差，二人即将离别，卜零却只能在韦的目光下压抑情感。卜零在车子的后视镜中端详自己禁欲而矜持的淑女面孔，这种面孔符合社会对女性的要求。然而，自我意识却使她于镜像中看到了一系列幻象。镜像中空漠死寂的房子象征着家庭，房子里的女人则是卜零自己。女人光鲜的外衣如她的幸福假象，看似富人的太太，有固定工作，实则在家中饱受丈夫的折磨，在社会上被男上司欺侮。内衣的颜色隐喻女人的心灵在无爱的生命中黯淡。在这种自怜的审视中，她的欲望愈加凸显，寂寞眺望的乳房是她身体里的囚徒，即自我本能里对爱的憧憬。通过对这一镜中幻象的描写，体现出卜零已意识到心灵的困境，并承认了自我欲望的存在。

小说最后一处镜像描写是卜零在梦中杀人前的一幕。卜零对着镜子仔细地梳洗打扮，“她挑了一种淡赭石色，这种颜色和她的肤色很相配，并且使皮肤发出一种瓷一样晶莹的粉彩。然后她戴上两只很大的锡制耳环，一个美丽的阿拉伯公主在镜中出现了。她发现自己似乎很适合浓妆”^{[1]17}。在这一镜像中，映出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往日的自信美丽的卜零。卜零的自我意识已在一步步觉醒，但现实的境况却无法让她实现对自我的认知，她唯有以梦的形式来完成这一步。

作者不仅借鉴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逐步展现人物的自我意识从“缺失”到“觉醒”的历程，还以卜零的视角对呈现于镜像中的自我进行审视，使读者潜入卜零的内心世界，对人物的心理体验感同身受，进而对人物产生共鸣与同情。

二、自我的成长——复仇与阴影的显露

在小说前半部分，卜零的自我意识在逐步觉醒，但她对遭遇的不公和困境仍逆来顺受：明知石对她的引诱潜藏着欺骗与企图，却愿牺牲自己以换取石的欢心；宁愿忍受丈夫数年来的折磨，也不敢失去婚姻；对上司的欺侮只是隐忍以待。之后，卜零终于复仇，在梦中将三个男人杀死。这一截然相反的转变将小说推向高潮。笔者认为，这一转变正是卜零内心阴影显露、冲破人格面具的过程。

“阴影”出自荣格心理分析学的原型说。荣格认为，阴影源于意识自我压抑的本性，被认为是人格的黑暗面。与之相对的是人格面具，人格面具则是个人为得到社会承认，适应既定的社会角色而展现出的面具化的一面。人格面具压制着阴影，“排斥和压制阴影会使一个人的人格变得平庸苍白，缺乏生气。若一味地压制，久而久之随着其无法释放的能量不断聚集，它会伺机报复”^①。只有释放阴影的力量，让其冲破人格面具，使二者的能量达到平衡，才能促进

① 转引自郭燕燕：《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阴影及其对人格发展的意义》，见《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8卷第3期，第4—6页。

自我的心灵成长。

在社会性别文化语境中，卜零压抑着自我本性，努力扮演着妻子与女下属的角色。在工作单位，她被老板诬陷，受到众人围剿，却选择逃避，逃避的方式就是回归家庭，做个好妻子。在家中，丈夫韦如统治家庭的暴君，挑剔并监视她，将她视作家务机器，她却选择默默忍受。毫无疑问，卜零是人格面具的受害者。

镜像的映照穿透了卜零自我认知的迷雾，随之唤醒的是她的爱欲，这让她内心对情感的压制产生了松动。在卜零对石的爱欲逐渐难以克制时，她的阴影也逐渐显露。然而，对丈夫以外的男人产生感情难为社会道德所容，也与她此前矜持禁欲的淑女形象相悖，与她的人格面具发生了冲突。在与人格面具对抗的过程中，阴影的力量逐渐膨胀，卜零对石的爱显得激烈而疯狂。她克制着自己的情感，却又情不自禁地为石牺牲一切，甚至违背自己的生存本能。然而她的牺牲并未换来石的真心，反而让她看到石的虚伪无情。同时，她的隐忍也没有帮助她保住工作，她被老板借故开除。回到家中之后，她又受到了丈夫的暴怒对待。

重重困境终于使卜零内心阴影积聚的力量爆发出来，她在梦境中对三个男人展开了复仇。卜零杀死他们的手法极其隐秘、果断，甚至具有一种“女人特有的智慧”：她用一根冰冻的里脊敲死了韦，然后把里脊放入烤箱，不露痕迹地把凶器处理掉。她把垂涎自己已久的上司约到咖啡厅，趁其不备将其毒死。她把石约到家中，在石为她的舞姿所迷醉时，突然用刀刺入石的身体。在梦中，卜零俨然一个经验丰富的凶手，她伪装成男人喜欢的样子，行动透出决绝与冷静，这和过去自卑软弱的她判若两人。这是卜零内心对阴影的接纳，亦是另一种人格面具与阴影力量的相辅相成。阴影的显露催生了一个新的卜零，使其心灵自我得到成长。

三、本初自我的回归——空间体验与心灵归宿

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阐释了内部空间与内心价值的关系，认为作为一个特定场所，文学作品中的家宅反映了人对世界的认知，藏着人的记忆、生命体验以及个人的存在价值。徐小斌的作品叙事的空间感很强，人物与其所处的空间相融，空间特征成了展现人物心理的一种方式。通过分析《双鱼星座》中的场所，笔者发现“家”这一场所在作者笔下散发着空寂感和死亡气息，这是卜零的心理对“家宅”这一特殊空间的投射。

小说中几次写到卜零对“家”这一空间的感知与体验。第一次出现在她对镜幻想时，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中，小说描写道：“她仰躺着，忽然明白上面根本不是什么天空。上面是天花板，四周是墙壁。这个狭窄的空间里只有她自己。要命的是此时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18]狭窄逼仄的房间将她与幻想中的天空分隔开来。“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她在这样的房间中感受到的是孤独和被束缚感。第二次写到卜零在车上的镜子空间中看到家，空漠的房间幽冥般地寂静，里面只有一面古怪的镜子。这样的描写中，投射着她对家的体验——空洞、死寂、令人恐惧。这样的家不像一个庇护之所，反而像一个囚牢，把女人囚禁其中，令其身心逐渐衰败。

而卜零的丈夫韦看家这一特殊场所，家是“一座荒芜的坟场一样幽寂”^[137]、“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137]的地方，连窗台上的吊兰都萎黄了。而当韦从虚掩的门缝里窥视卜零时，他觉得卜零像“玻璃匣子里陈列的西域女人的干尸”^[137]，并已风干了几千年。此处的空间描写既是烘托卜零的背景，也是卜零内心世界的投射。家在卜零心中只是一个无爱且没有生命气息的场所，来自丈夫的压榨、欺凌、窥视一重重地压迫着她，使她的生命失去了色彩，因而连带着“家”这一特殊空间，也浸润了死亡的气息。

家以外的空间则让卜零觉得无助和忧惧。老板把卜零扔在路边，使她产生了一种被淘汰的

恐惧。她只好单独去搭车，却又发现站牌周围空无一人，末班车也已过，她更加孤立无援。外在的世界冷雨凄风，家也不能给予她庇护，因此她把手中的雨伞喻为“一只无家可归的纸鸢”^[130]，正如她自己，没有归属，漂泊无依。

卜零是一个缺爱者，小说中，她的父亲是缺席的，母爱于她而言也已不在。生日宴会上，只有早期脑血栓的母亲，以及一帮冲着韦的金钱而来的亲戚，热闹的表象之下是亲情的功利和虚假。这些传达到卜零的心里，使她看到自己的生日蛋糕时，感到“华丽而引不起食欲”^[139]，这亦是她的内心感觉对外在空间的投射。在寻找自我的同时，卜零也在寻找自我的归属。家无法带给她幸福与温暖，也不是保护她的栖息地，因而在她梦中，家就成了凶杀发生的场所、一处死亡之地。

与死寂、荒芜、囚牢般的“家”相反，遥远边地的侏寨才是卜零心灵本原的栖居地。在侏寨中，半裸的男女、远古的文化习俗，都以原始的形态出现，隐喻着卜零自我的本初形态。小说中不止一次提到，卜零觉得自己是侏寨的族人，这种感受是卜零对侏寨怀有归属感的表现。外在的世界让卜零迷失了自我，而侏寨成为卜零内心世界的象征，让卜零回归了自我。这一点可透过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进行观照——卜零在侏寨的第一个夜晚，发现夜空中的双鱼星座已褪去陈旧的颜色，恢复了亮度。这意味着把双鱼星座视同于自身的卜零，也在对自我的回归中重获新生。

当一个女性回归了本初的自我，主体意识也就被唤醒了。小说再次用象征的手法表现了卜零心灵的这一成熟和升华的过程，因此叙述的视角转向了一个特殊的场景——香水作坊。山上一系列远古时期的岩画是母系社会的遗留，意味着人类的起源与女性密不可分，因此远古社会崇拜母性文化；而到了卜零所生存的社会，一切都颠倒过来。卜零，一个多年来在“菲勒斯中心”文化中自我价值被贬低的女性，此刻找回了迷失的自我，体悟到女性的生命价值。叙述者形容卜零像一个“遁世者”，卜零遁入的是独立于时间的女性世界。小说结尾处，卜零收到了一封来自侏寨的鸡毛信，信中欢迎卜零再去侏寨，并强调卜零很可能是他们的族人。这封信如同心灵的呼唤，卜零买了一张去侏寨的卧铺票，逃离现世，回归了本初的自我，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徐小斌在《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写于〈双鱼星座〉获奖之后》一文中提到，侏寨这一空间是虚构的，只是给一个在菲勒斯中心权力、金钱、性三种重压下的女性属于自己的空间。^[2]卜零最终在作者的安排下借侏寨这一空间回归了自我，找到了归宿。但又不得不让人深思，现实中，千千万万的“卜零”又该去往何方呢？

四、结语

通过对女主人公卜零心理和情感的刻画，作者传达出自身的女性意识，希冀女性能逃离心灵的困境，找回自我。作者主要采用零聚焦的叙述方式，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呈现，但对三个男性的聚焦与对女主人公卜零的聚焦有所不同。聚焦于男性心理时，重在呈现他们丑恶的内心世界，言语间带有讽刺意味。如对石心理活动的描述始终围绕其对“饭碗”的虔诚与对女性的玩弄之心展开；聚焦于韦时，则将韦的视角设置为对妻子卜零的一种窥探与监视，并毫不留情地揭露韦通过暴力对待卜零，以掩盖自卑的扭曲心理；聚焦于老板的内心世界时，叙述者则冷眼旁观，犀利地指出老板蔑视卜零的男权心理。

与之相反，叙述者对卜零心理的描述更为深入。整部小说以卜零这一女性视角为主，审视女性自我，从镜像、梦境、空间多个层面构建卜零的心理世界，对其女性的情感与经验有着细致入微的把握，呈现了女性对自我的探索之旅。这也使读者可以站在卜零的视角去观照小说中表现的世界，将更多的同情投予这一女性人物，从而与之产生情感共鸣。作者对叙述视角的选择，

对聚焦方式的设置,显示了她的女性主义立场,也赋予了作品别具一格的心理学意蕴,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 [1] 徐小斌. 双鱼星座 [M]// 徐小斌文集: 第2卷.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 [2] 徐小斌. 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写于《双鱼星座》获奖之后 [M]// 徐小斌文集: 第5卷.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343.
- [3] 郭燕燕. 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的阴影及其对人格发展的意义 [J]. 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 2010, 28 (3): 4-6.
- [4] 嘉菲 阿妮埃拉. 视觉艺术中的象征主义 [M]// 潜意识与心灵成长: 荣格. 张月,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9.
- [5] 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 [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5-8.
- [6] 福原泰平. 拉康: 镜像阶段 [M]. 王小峰, 李濯凡,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42-44.
- [7] 钱锺书. 管锥编 (二)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817-818.
- [8] 徐小斌. 呼唤与回答 [M]// 徐小斌文集: 第5卷. 北京: 华艺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石 娟)

A Return Jourey Towards “Ego”: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Pisces*

YUAN Tianye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00, China)

Abstract: *Pisces*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Xu Xiaobin. The novel renders a psychological depth on portraying the heroine “Bu Ling”. By focusing on the protagonist’s inner world, the novel expressed Bu Ling’s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mirror images, dreams and space. Based largely on psychoanalysi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mental journey from “self-loss” to self-regression”.

Key words: Xu Xiaobin; women’s literature; *Pisces*; Bu Ling; psychoanalysis; self-consciousness; inner projection